

--老汪責怪自己：爲什麼沒有把過河當作一場戰鬥？自己的戰友，不是被敵人的炮彈擊倒，而是被洶湧的浪濤奪走的呀！--

老汪帶著一支小隊伍，在邊境北馬一側執行任務，突然接到總部急電：“命令你隊必須在三、四天內趕到 K 河東岸榕樹頭信箱，把老 G 等同志接回營來，並保障安全。”

老汪當即召開全體會議，公佈了此項任務；隊員們一時議論紛紛，有的問那一帶是否有藏糧？有的又說：那裡的雷區我們不認得，怎麼辦？

老汪說：“我們只要摸到信箱，任務就已完成一半！”

快要散會時，小剛補充說：“在我們的國家，有人故意挑起種族衝突，破壞各民族間的團結；在我們的隊伍裡，卻是要搞好各民族間的團結。這項任務就是體現了華、馬兩族的兄弟情誼。進行這項任務雖然有困難，但很有意義，我們可以認真、細心來做。”

老汪連忙說：“對！”

那時已是北風天，隊伍翻山涉水，趕到了信箱取信；可是榕樹背後空無一物，去取信的同志回來報告，老汪說：“等小剛做好報後，再看看領導上怎麼說。”

小剛把密電碼交給老汪。這位虎背熊腰的隊長，正當壯年，工農出身，小學還沒畢業就來上隊，文化水平不高，譯來譯去，電文不太明瞭，有點頭大，急出一身汗，趕緊又把小剛拉來。這小伙子，氣喘未休，匆匆收拾小型發電機，打進背包，立即又趕來，譯了電文，內容是：“對方有病員，行動緩慢，加上氣候惡劣，路途難行，尚未到達信箱。”老汪靈機一動，何不把隊伍開到該處，既可遠離河岸，又可一次接頭搞掂？反正隊伍也只有十多人，不用再另外約會，這樣豈不更好？他問問小剛，這個沉靜的小伙子點點頭。在隊伍中，他算是隊長的“半個參謀”，雖然他隊齡不長，只有三年游擊隊的生活經驗，可是他有文化，都高中畢業了，又加上勤懇好學，進步很快。

於是，集中隊伍，向東移動。

個子頹長的小剛，心裡還在思考：G 隊主要是馬來同志，不是向東北邊境回他們的大本營，而是向西撤走，肯定是有一番用心的，至少有迷惑敵

軍的目的！

灰沉沉的天氣，隊伍潛伏在密林中。過了中午，忽見幾位年輕的馬來同志，悄悄走來。其中一位舉動靈巧的戰士，走到樹背，正要放信，這裡的尖兵組長小列拍手擊出訊號，那邊一聽，也就回應了。

一個高瘦的馬來同志阿末，從樹背閃出身來，一見是自己人，禁不住嘆道：“Ah Kawan!(啊，同志！)

其他幾位馬來同志也出來握手。阿末向老汪匯報說：“老G同志還在距離這裡半天路程。他的腿受了傷，還有老毛病（心臟不好），也時常復發。”

老汪笑著說：“不要緊，我們會派人把他抬來。”

阿末說：“指揮員犧牲後，我們的處境很困難，好些年輕同志對這裡不熟悉，我們很被動，吃不飽，睡不好；有的同志腳腫、皮膚爛，很不機動……”

老汪派了幾位精壯戰士，隨著去把老G等人接來，自己的隊伍先轉移到那個小山頂上休息。

大家都在養精蓄銳，小剛卻在修理小發電機；老汪走來，低聲問道：“怎樣？”

小剛說：“油不順，唉，這種天氣，連機器都感冒了！”

“弄好就抓緊時間休息。”老汪想想又說：“弄不好也不要緊，我幫你轉手搖機。”說罷，比著手勢

“嗯！”其實，搞技術的人都知道，一旦摸上要修理的東西，就好像寫作的人有了靈感，很興奮，哪裡還能靜下來休息呢？

在信箱附近過了一夜，一直等到上午十一點，才與G隊會合。老G臉色蒼白，卻在擔架上露出慈祥的微笑，向前來支援的戰友致謝，然後掙扎著要坐起來，卻被老汪制止了。G隊的其他同志，雖然精神不錯，但有的腿腫，皮膚潰爛，看樣子今天是過不了K河的。

小剛做好了電報，把電文交給老汪，前來慰問老G。他同這位領導同志敘談了一會。老G急於要知道電文內容，小剛看了一下，翻譯給他聽。電文很簡易：“會合後，請即回營。”

老G點點頭說：“這，這是對的，以免敵軍追蹤、狙擊。”

老汪對小剛開玩笑說：“快快回去，小潔等著你結婚。上次因為反‘圍剿’，錯過了一次，這次...”他還是堅持說：“周圍還要偵察，明早才能過河。”

提到婚事，小剛心裡明白：“這些私事，人算不如天算。”可是，小潔

清純秀麗的臉龐，還是從他面前一晃閃過。他在夢裡不知與小潔親密過多少回，可是不好意思對人說起。

這位從中學時代就認識的姑娘，已是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了。她在部隊裡也是擔任機要工作，同自己關係密切，根本不用掛心。

老汪正要走，他喊道：“隊長！”

“怎樣？”

“我建議：讓偵察小組把痕跡搞向東北方向，迷惑敵軍。他們剛剛撤出戰鬥，很容易被敵軍纏住，對我們很不利。何況他們還抬著擔架”

老汪想了想，拍拍他的肩膀說：“好意見！”

老汪把這個任務交給小列。這鬼仔原想著要去抓田蛙，搞一點美食，借以改善生活，現在卻落空了。與他同去的還有阿末，他懂得雷區。

把任務交給小列，老汪很放心。小列雖然個子矮小，卻是部隊裡的“高原三勇士”之一，當年在家鄉搞武工隊，被大批敵軍圍捕，仍然化險為夷；雖然另兩個戰友負傷，都由他護送來歸隊。——他最不喜歡人家把茄子叫矮瓜！好像那是在‘做衰’他的名字。

來到這一帶森林，老汪油然地想起了抗英初期跟老隊長阿齊伯到這一帶跑交通的往事。當年沒有電報，通訊都靠交通的腿跑出來的；而交通一出門，一半的性命交給死神。當時阿齊伯卻笑著問他：“小鬼仔，今晚你想吃甚麼？”

他一時楞了：“還有得選？”

“...要蘇丹魚、大頭蝦、還是猴子肉？...噢，真的，你當我開玩笑！”他索性答道：“統統要！”

於是被大家取笑了一番，果然當晚這三樣都有。他還驚訝於老隊長能有潛水摸魚的本事。現在，這裡的東西可是吃窮了，有木薯乾充饑就偷笑了。

當年老隊長在英軍飛機轟炸中倒下，他也不知道哭，只拼命大喊！

小列組於黃昏時回到，已搞了向東北去的痕跡，是否管用？不知道。但一路上也發現敵軍搜索的腳印，還有一些空罐頭。看樣子，也要提防敵軍轉過方向來，所以要加強警戒。

阿末補充說：“偵察時，突然聞到一股煙草味，以為會發生遭遇戰...”

次日，天空仍然一片灰暗，人們心裡卻閃著希望，因為，一旦擺脫這裡的困境，不久就可以與大部隊會師了！..... 總之，G隊有救了！

一支約三十人的隊伍，行軍起來，幾十米長，首尾還是難以兼顧。好在再行幾駁路，就聽到K河的吼聲了，因為雨季，尾隨的掃路工作很難做，

行軍緩慢，大家心裡急，肚子餓，形勢逼人，只好搶著過河了！

隊伍停在 K 河畔，小列組先在附近偵察。這鬼仔謎笑著回來報告說：“徵用到一條舢舨，是墾殖區的一個農民。他是送病人去醫院回頭的，有機器-- 十二馬力的。”

“他肯嗎？”老汪問道。

“起初怕得要命，後來阿末說服了他，他才勉強答應了。”

“行，”老汪說：“如果總務有錢，就先補他一些油費。”

隊伍來到渡口，向河面望去，寬約百米，由東向西奔流，滔滔而去，一瀉千里。過河得十分小心。這樣的隊伍，得分三批，按照行軍排列，悄悄進行。小列和阿末過到對岸，先行警戒，這邊就安心了。接著老汪陪著老 G 過去。畢竟他年紀大，又有病在身，看他很辛苦，醫務員也跟隨在側。到達對岸，那駕船的農民，無給論如何，不肯收油錢。老 G 親自向他道謝。

他站了許久不肯走，小列問他還有甚麼事？

他不好意思地說：“警察野戰隊要是逼我，怎麼說？”

“你照實說，是我們強迫你的，你沒有辦法。”老汪想想又說：“但你可以說是從西向東，已去了很遠了！”

他猶豫了一會，卻又點點頭，走了。

恰在此時，雨又浙瀝浙瀝地下了，掃路的人高興起來，心想：要是剛才打掃得不仔細的地方，給雨水一淋，也就沒問題了；如果有敵人的直升機追蹤，天蒙地暗，對他也很不利。

過了 K 河，這一帶老汪熟悉，而且把敵軍甩在對岸了，隊伍也較能安心過夜。

老汪正要分派小組出發漁獵，卻聽到遠處有直升機的嗡嗡聲，當下又止住了。直到聲音已漸漸行遠，就要下達命令，又傳來沉悶的炮聲，難道敵軍追蹤而來不成？諦聽了一會，四下又靜悄悄。老汪便說：“目前糧食困難，G 隊同志身體又不好，迫切需要肉類，希望今天有收穫回來。但是要時刻保持警惕！”然後，一聲出發，便分組行動了。

昨天接到上級來電，囑他們路上小心，爭取早日回營。老 C 喘著氣問道：“還有幾天路？”

掐指算來，最快也要五天。只是老汪不便直說：“你，你們都不太機動！”他無言地伸出一個手掌。

“是不是還要過河？”

老汪點點頭。

其實，老G就是對此有顧慮，雖然K河已順利渡過，但驚險之處，還是心有餘慮！

大半天氣候晴朗，不久，就聽到洛卡槍（獵槍）響，知道是獵手們開工了。一個多鐘頭過去了，戰士們揹回黃犛和兩隻黃猴回來。大家高興起來，立刻磨刀霍霍，氣氛顯得活躍了。

偏偏這時又下起雨來，有人卻說：“這才好呢，不怕煙火！”

總務輕巧地分配，把黃犛當了，煮一頓香噴噴的肉湯讓大家補身，尤其是G隊同志；此外，還另有收穫（還有犀鳥和四腳蛇。）有的人說：“可惜明明看到大象腳印，沒有時間追蹤；另外，有一頭山豬被地雷炸死，大概兩三天了；此事不便對G隊講，以免惡心。”

“算了，隊伍要趕回營，不能逗太久，決定不要去追大象了，”老汪說“休息一晚，明天要過P河了。”

隊長的話就是命令。大家吃飽了，又一夜好睡，戰士們都精神抖擻。唯獨電報員小剛，顯得有些疲塌。老汪問道：“行不行啊，你？……是不是一路走一路想著小潔？”

小剛笑起來，搖搖頭。他這人一向不愛多話，只在關鍵時把主要意思表明就完了。當年國內發生“種族事件”，他也是二話不說，約了小潔，就一同來上隊；在隊伍中，被稱為“老大型”人物，甚麼工作都是悄悄幹起來，有時，生活上的小節，幹了也不多說。

隊伍開向河邊，小剛揹起包袱，有點頭暈，身體虛晃了一下。他想，大不了是老毛病，低血壓，沒甚麼了不起的。

“你阿公，喝醉了？”老汪扶了他一下，他也不出聲，穩住了腳就走。

“你的背包同別人換一下？”

“不行！”小剛驚叫一般，他知道自己職責：這背包這麼重要，怎麼好離身？雖然沒有繫紅布條，即使在密集的火力中，也要奮不顧身的搶救：“走吧！”

“頂得？”

“行！”

行軍到下午，隊伍來到P河附近，聽到了河水的吼聲，隊伍駐札下來，準備明早過河。老天不作美，雨又下了。這裡沒有發現敵情，比較放心。昂頭望見對岸陡峭的山壁，在陰沉沉的天氣中，像巨獸一樣，青面獠牙地張開噬人的血口……

天蒙蒙亮，就派人砍竹破藤綁竹筏，準備分批過河。這河比K河狹窄，

渡過應無問題，但河水渾濁湍急，又有多處漩渦，卻也不可輕視。

照例是尖兵組先過去警戒，然後才送老G等人過去。當他們安全抵達後，老汪自己才放筏。他把小剛安排在身邊。過河時又下著大雨，竹筏撐到河中，突然一個大浪撲來，竹筏猛地一搖，小剛滑了下去，“啊！”老汪大叫一聲，拼命揪住他的背帶，由於竹筏突然傾斜，自己也不覺掉到激流中；他還拼命拖向對岸，眼看快到了，此時，恰又撞上岩石，誰知小剛雙腳一蹬，完全沉入水中，很快被濁流沖到老遠了，對岸的同志聽到這裡的喊叫，阿末二話不說，跳進水裡救人。

他在河裡與激流掙扎了許久，沒有摸到小剛和他的背包。老汪過到對岸臉都青白了，立即分派同志趕快救人。他還心存僥倖，或許小剛會抓住樹枝，或者趴在岩石上。他是會游泳的呀，不致於……可是，大家忙了兩個小時，再也見不到小剛的蹤影……

“小剛！……”老汪聲嘶力竭大哭！

老汪一面又促自己要冷靜，作為一名指揮員，這種時候必須如此，一面又責怪自己：為什麼沒有把過河當作一場戰爭？自己的戰友不是被敵軍的炮彈擊倒，而是被浪濤奪走的呀！

在河裡找來找去，至少也要撈回屍體，可是整整找了兩天，沒有結果。隊伍不能久留，老G同志沉重地建議：“回營。”

老汪還楞了許久。他從來不曾這樣失望過，即使當年被敵人的炮彈擊傷渾身是血，又與隊伍沖散，也毫不氣喪！

茫茫林海，竟成了小剛葬身之地！

隊伍開跑了。

幾天後回到營裡，女同志小潔，含著淚與同志們握手。兩天前，她已聽到領導同志說了，老G慰問小潔時說：“他是為我們而犧牲的！”

小潔纖細的身體顫抖著，她想：小剛已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祖國的高山大河，死而無憾！可是她仍然哭得兩眼浮腫。她耳際似乎還聽到小剛做報時的‘迪、迪、迪’聲，他仍然那麼緊張，那麼專注。

他曾表示要立志當中國電影<永不消逝的電波>中的李俠，把勝利的消息傳向全國後，微笑著走向刑場！

可是，他還……

老汪組接回G隊的工作完成了，立了功；只是對電報員的照顧不周，老汪受到記過處分。

他老淚縱橫，坐在樹墩上放聲大哭。

“小剛……小剛！……”
似乎整個森林都發出了回響。

（完）

13--5--03